

科学主义与敬畏情感

安希孟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三十四期）》（2021年9月1日）

科学主义在中国比在西方走红。在西方，它是贬义词。若译成英文，会有些尴尬难堪。中国的科学乃西来尤物。我们毕竟是地球村民。科学主义毕竟不是自产自销。先搞清词义，这可能不难。当今学者谁不同鬼子交往？没人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西方并没有人公然自称“科学主义者”（或“唯科学主义者”，二者其实是一个意思），而在中国却不然，科学主义者成了堂而皇之的自称自炫。西方是在批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的。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存在主义反对对人采取科学主义态度。何祚庥说：“我要严厉批评一个口号，即所谓人要敬畏大自然。……（这）实际上是批评科学主义，认为人类不该利用科学来有所作为，反映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就是敬与畏……这就在实际上走向了反科学。”（《环球》，2005年，第二期）

你不可能同时拥护科学主义而反对唯科学主义，这是自相矛盾。中国学者为一个常识性问题而争论，又不去澄清科学主义与所谓唯科学主义这两个外来词的基本含义。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两个词原本来自外国，而且其实是一个意思（scientism）。并不是有人自称科学主义者或唯科学主义者，而是批评者所加的名号。首先必须明确，scientism在英语文献中很少看到，只是批评的对象，是反对科学霸权主义的人总结和归纳出来的一种社会思想，而他要加以反对和否定。我们有些学者公开称自己是科学主义者，可能会闹出国际笑话——自己给自己扣了一顶帽子。没有任何英文文献是在肯定科学主义的含义上阐明它、拥护它，而是批评它——顶多自我辩解，说他并不认为科学可以代替一切。认为科学概括一切的人，其实是没的。如果有人说是科学主义，他顶多会说科学方法普遍适用，但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他把这顶帽子摘了下来。我们有时会犯常识性的错误。我们拾人之余唾。所谓科学主义并不是自指，而是他指，不是褒义，而是贬义。肯定地说，科学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中，都是受批评的对象。没有人自称是科学主义者（其实就是唯科学主义者）。建议中国学者在立论时，先搞清词义，不要盲目发表个人的“定义”，因为没有私人语言，只有公共语言（维特根斯坦）。科学是好东西，但是一旦“主义”，便不好。任何一本英语字典，只要收录这个词，一定会说它是exaggeration（夸大）。学者们应当先查字典，因为这个词就是外国语境中的词。它是译词，不是国语和自创。下面的定义选自《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

19世纪，科学迅猛发展，以至成为偶像。“五四”运动主张“赛先生”，推动了科学发展，但科学主义思潮也成祸水。积贫积弱的中国引进民主不多，科学主义却压倒基督教信仰。科学主义居然不是对抗专制帝君，却是削弱宗教情愫。我赞成何天择先生的评

语：“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认为在科学之外的其它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何天择·《人从那里来——进化论与创造论初探》，第98-100页，宇宙光出版社，台北，1992年）

“科学主义指一种认为科学是唯一的知识，科学方法论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正确方法的观点。每一件事都应当用科学理论来理解和解释，其他研究领域，包括哲学、艺术、历史、宗教、道德和社会科学，要么被同化为科学，要么就作为知识的来源而被排除在外。科学主义否认这些领域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并且在许多形式中拒斥美学知识、道德知识或宗教知识的存在。那些坚持认为存在一个自主的人文知识领域，科学方法论不适用于这些领域的哲学家反对科学主义并经常贬义地使用这一术语。……科学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想主义，因为它把宇宙和关于它所说的托付给一种类型的人类知识。”

有人公开说自己赞成科学主义，有点匪夷所思。这等于说赞成法西斯主义。我们肯定不能自说自话，而是在人类共同体中与人交流。“科学主义常常被用来描述把科学扩张到其它学科疆域之外的做法。科学的帝国主义者认为科学没有界限，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也应当被包含在科学之内。”

科学主义是个新词，中文科学主义一词肯定来自英语 scientism，这不用讳言，亦不用争论。科学主义对于自然科学方法效果过分信任，把它运用到所有研究领域(如社会科学哲学)。哈贝马斯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主要是在认识论领域。他不反对科学，他赞成科学事业。但他区分了两种科学：经验的分析科学(自然科学)和历史-解释学科学(文化科学，包括全部社会、政治、历史、经济的领域)，后者与自然科学相反。在哈贝马斯看来，对科学主义的批评是对工具理性批评的一个方面。科学主义认为，名副其实的知识是科学知识，其他的只是意见、情感和主观的观点。惟一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是自然科学，只能通过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科学主义连同归纳主义构成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论证的基础，它深入到西方公众意识中。实证主义受到哈贝马斯的拒斥，因为哈贝马斯要恢复反思的经验。反思当然是指人对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再思考。他认为科学知识不应当成为惟一的知识范畴。黑格尔主义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归结于同一类范畴之中。哈贝马斯认为科学主义意味着科学相信自身，即我们不再把科学看做可能的知识形式，而是看做知识本身。知识与科学被等同起来。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具有认识论性质的广泛的实证信念和取向的核心。它把认知主体从认识过程中排除出去，对科学研究前提的批判性的质疑受到压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思潮词典》中提到：“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一种哲学崇拜思想，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声称科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科学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夸大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把它作为唯一的知识、真理和方法。”科学主义一词并非汉语自创。有“词”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因而对它的考察，离不开西方语境。人本主义表明人是至高无上的、无可匹敌的，不能由科学主义来补充。

美国哲学家罗蒂反对科学主义，而且据他说，海德格尔、杜威也反对科学主义。海德格尔赞成诗意地安居，他从面向科学家转而面对诗人，与诗人为伍。罗蒂认为，伟大的思想家与诗人有关，两很少与数理科学有关。胡塞尔提倡“普遍的知识”，海德格尔认为这是科学主义的盲点。实用主义反对普遍的、非历史的、作为基础的哲学，海德格尔因而也反对视觉隐喻。杜威也和海德格尔一样，反对基础主义和视觉隐喻，主张听觉隐喻。因此，实用主义者罗蒂和海德格尔都反对科学主义、反对启蒙运动“定于自然科学一尊”，清除科学主义。科学技术可能使开放和自由不存在。罗蒂说：“我们应当彻底拒绝元哲学的科学主义。”他主张勇敢地抛弃科学主义哲学模式。

国内一些学者公开提出反对敬畏自然，他们忘记了敬畏二字是翻译过来的。你可以反对，但无权修改。反对科学主义必然赞成敬畏态度，赞成敬畏，就会反对科学主义。敬畏一词显然译自外文，这不是华人自创。awe 一词甚好，但华文无现成词，译为敬畏，较贴近原意，不亦可乎？人类情感比较复杂，是为情结(complex)。当今人类肯定不是自说自话，我们不能不学外文了。谁叫你是地球村人？尊重二字完全不能达意，不亦明乎？“自然的东西不能改变”——但敬畏不舍此义。何祚庥反对使用敬畏一词，然而敬畏一词系译词，学者却没申明。这词不是国人自创。这乃常识。“敬畏(awe)，一种掺杂着惊讶、恐惧的尊崇的情感，一种对威慑性崇高的深刻的惊奇和尊重的情感。”对大自然的奇妙感到惊奇也畏惧，崇敬也爱护。人定胜天被认为不妥。

《韦伯斯特词典》对 awe 有两种解释：1. 一种混杂着惧怕、尊敬和惊讶的情感，2. 被某种神圣的或神秘的东西所激起的恐惧的薄敬。《现代汉语词典》收录此词谓“又尊敬又害怕”。可见，敬畏一词带有宗教情怀。我们可能反感宗教或敬畏二字，但不可不顾学术界从西方移植这个词的事实。你可以批评“敬畏”态度，但不可否认它的基本含义，也无权修改这个词。不论怎样，我赞成对自然界采取敬畏态度——尽管我没有宗教信仰。

“自然并不愿使我们烦恼和发怒。她不喜欢我们欺诈和争斗。”(爱默生)“星星总使人感到敬畏。”(爱默生)不敬畏自然，反倒使人感到惊讶和畏惧。莱布尼茨说：“在自然界，永远不会出现两个完全相同的存在物。”这还不令人敬畏吗？敬畏感也是道德的一部分。不知敬畏者乃属不道德，乃指不知正义与法规，不诚实，不怜悯，不恐惧，不守法，只有愤怒、贪欲、仇恨、欺诈和狡猾。我们应当宣传“敬畏自然”。

“敬畏”二字，是久违的词。德国哲学家康德说，敬畏两件事：一是浩瀚的星空，二是内心中的道德。近代以来，多见于基督教信仰。如今却被滥用于庶物、物质、俗物。《管子·小匡》：“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史记·鲁周公世家》：“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唐代韩愈《贺太阳不亏

状》：“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明 宋濂 《寅斋后记》：“公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夙兴夜寐，敬畏弗懈。”有人滥用敬畏一词：常怀敬畏之心，要让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干部必须常怀敬畏之心。还有“四个敬畏”。对待每一件事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做人。他们把敬畏视为为人处世的态度，把敬畏当做做人的原则，道德的底线。有人说，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对时光，对美，对痛楚。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对历史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这都是滥用。

敬畏自然，敬畏大地，是对超自然的一种宗教情怀。上帝造物带有神圣性，同凡俗事物，同人为制度无关。个人迷信，制度崇拜，物质主义，不属于敬畏。“说大人，则藐之”。敬畏自然，同敬畏上帝的创造有关，绝不是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山川河岳、草木鱼虫，牛鬼蛇神，魑魅魍魉，狐仙山怪，皆有神灵的泛神论，自然神论，都应荡涤。雷公电母，山神河伯，匍伏跪拜，烧香叩首，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者简介：安希孟教授是中国大陆研究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的专家，博士生导师，他在国内外发表了数十篇专著、译著和论文。